



彩面朝天

吴冠中的世界

石建邦 著

上海画报出版社

彩面朝天

吴冠中的世界

石建邦 著

上海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彩面朝天: 吴冠中的世界 / 石建邦 著. — 上海: 上海画报出版社, 2005

ISBN 7-80685-449-5

I. 彩… II. 石… III. 吴冠中 — 绘画 — 艺术评论 IV. J2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4090 号

彩面朝天——吴冠中的世界

石建邦 著

责任编辑 叶 导 图文监督 刘 洋

装帧设计 马 儿 资料整理 顾晶霞

封面 彩面朝天

封底 新城 (局部)

前第一页 竹笋 1997年 48x45cm

前第二页 吴冠中在河北坝上写生 1998年8月

本书部分图片由吴冠中家属提供, 谨此致谢

上海画报出版社出版

上海长乐路 672 弄 33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界龙艺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8 字数 100000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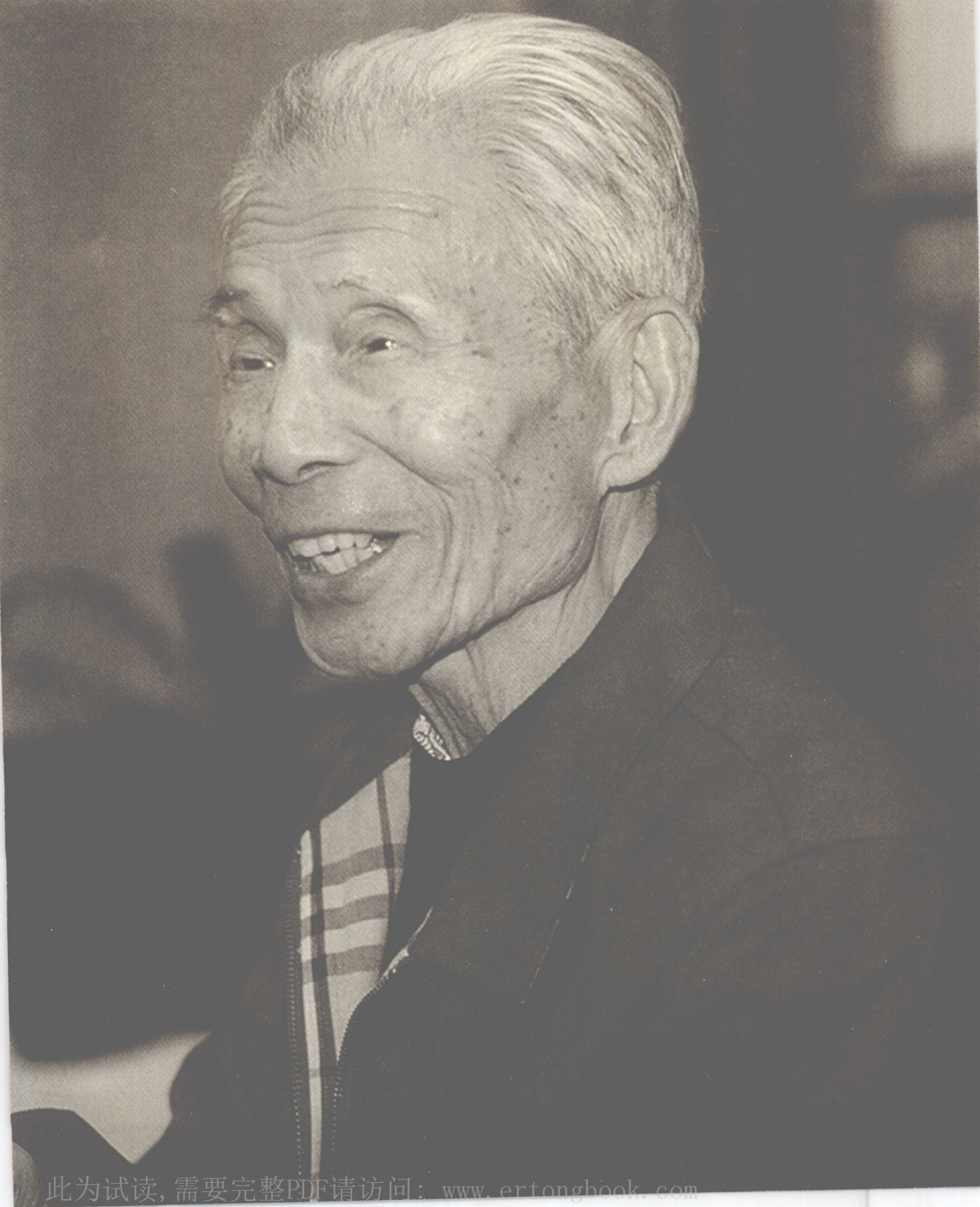
ISBN 7-80685-449-5/J · 450

定价: 50.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同意不得转载、连载或复制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损坏等质量问题, 请向印厂联系调换

玉龍山下
麗江
七十年代記憶
新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彩面朝天	5
第二章 有苍生以来未之有也	27
第三章 吾道一以贯之	81
第四章 墨海中立定精神	125
第五章 法无定相 气概成章	149

第六章 混沌里放出光明	189
-------------	-----

尾 声	257
-----	-----

吴冠中年表	265
-------	-----

参考文献	275
------	-----

后 记	277
-----	-----

序 言

吴带东风

吴冠中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英雄，中国艺术解放运动的健将。他力挽狂澜，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代艺术发展洪流中的中流砥柱。

他是一位最本分的艺术家。为了探求艺术的真知，他的身体尝尽踏实的艰辛：去绍兴写生吃掉十几斤饼干；在海南岛回来的火车上为了保护作品几乎站断双腿；在贵州布衣族一石寨写生，与猪圈为邻，有旁边围观淘气的儿童在他背上竟数出爬满的八十一只苍蝇；他踏遍祖国的东西南北、山山水水，用掉将近十块调色板，刮掉或撕毁无数自己不满意的作
品……

他又是一位最不本分的艺术家。“我的艺术是真情的结晶，真情将跨越地区和时代，永远扣人心弦，我深信自己的作品将会在世界各地唤起共鸣，有生之年我要唱出心底的最强音，我不服气！”……为了阐扬艺术

的真谛,他的思想永远在凌空飞舞:为我们写下四百多篇、一百多万字的激扬文字,诉说自己对古、今、中、外,对自然造化 and 人类内心的艺术感知,所思所想;他在忠实于自己的艺术信念的基础上不断地挑战自己、超越自己,画出一幅幅真金白银没有杂质,感人肺腑的作品,营造出一个个多姿多彩的绘画境界;他对艺术的无私奉献又表现在以一个艺术启蒙者的姿态,身体力行,为广大后进者传道、授业、解惑,自觉自愿,无怨无悔;他提出的许多艺术观点和主张,激越高亢,振聋发聩,出乎意料之外而又合乎情理之中……

哀莫大于心死,悲莫过于目盲。美盲是目盲的一种,是心死的一部分。行动和思想,吴冠中的两手都硬,他要以自己的全部心力,来拯救人们的审美意识,唤醒人们的艺术知觉,像他画笔下的汉柏那样,混沌里放出光明,让大众心田里沉睡千年的美感本能得到苏醒和重生。

这就是吴冠中,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激情燃烧的一生,演绎的是一段轰轰烈烈“英雄救美”的故事。他所要拯救的不是一般的美人,是关乎中国艺术命运的“美”和“人”。

无论作品抑或思想,他当之无愧,都是今日中国艺术最伟大的建设者和实践者。无论人格抑或精神,他名至实归,都是今日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家。

一切智俱于黎明中醒。

在新世纪已经到来的今天,吴冠中先生在中国艺术史上的断代意义非常明显。他既代表了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又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他是中国传统绘画的终结者,又是现代艺术的领航人。吴带东风,是他打破了中西艺术之间深层文化隔膜的坚冰,引领东方走向西方,东风吹向西风,终致东西交汇,云腾化雨……

吴冠中之后,中国艺术史已经翻过关键一页,并且顺理成章,成为世界艺术史的一个重要部分。如果将今日中国艺术的发展比做一支破冰前进的远洋船队,吴冠中先生无疑是我们这支船队的老船长,他带领我们正驶出长江,乘风破浪,汇入大洋,驶向茫茫无际的艺术彼岸……

彩面朝天,是一幅作品,更是一道生命的风景,是今日中华欣欣向荣、扬眉吐气的写照……

一花一世界,一画一天地。

彩面朝天,是一种精神的宣言,一种理想的承诺,是人生的大欢喜。



第一章

彩面朝天

1

清楚地记得那是2003年11月26日的一个下午,北京城内被前晚的一场大雪笼罩着,银装素裹,万里晴空。虽然寒风凛冽,但阳光明媚,照彻大地,千年古城显得异常素净和安宁。

为了筹备吴冠中先生的世界巡回展览,郭庆祥先生已经精心准备了多年功夫,吴先生对他的计划也予以全力支持。这次特地来,就是因为巡回画展的首站刚刚敲定,将于明年6月在法国巴黎举行。细心的吴老要求郭先生到北京来,把他这几年来通过海内外各种渠道征集来的作品的图片目录和部分原作,再认真检查筛选一遍。

巴黎于吴先生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吴先生曾经感叹,巴黎,是世界艺术之都,各国艺术家前来“朝圣”的大考场,更是人们都希望在这里扬名立万,一露峥嵘头角的所在。

巴黎,是吴冠中早年的游学之地,在这里他得以尽窥西方艺术的无尽宝藏,汲取现代艺术的表现真经;巴黎,也是吴先生艺术在其晚年的肯定之地:1991年7月,法国文化部授予吴先生“法国文化艺术最高勋位”,法国文化部长杰克·朗在给吴冠中热情洋溢的贺信中说:“法国人民通过你的作品了解、喜爱中国,此项荣誉授予对文化做出创造性贡献或对法国及世界文化有光辉贡献者。”1993年,巴黎著名的塞努齐东方艺术博物馆举办《走向世界的中国画家—吴冠中油画水墨速写展》,同时巴黎市市长,现在的法国总统希拉克特地授予吴冠中“巴黎市金勋章”。2002年,因为吴先生在艺术方面的杰出贡献,他又被声名显赫的法兰西学院增选为通讯院士。……

所以,此次吴先生的作品再展巴黎,必须在新意和质量上更胜一筹,才能抓住西方人的眼球。

2

笔者与郭先生相交甚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迄今为止笔者所见识过的大陆艺术市场上最有激情、最有智慧,同时也最有魄力的一位企业收藏家,因此他的中国书画收藏也最有体系、最有规模并且最有学术份量,其本身就是一部收藏界的传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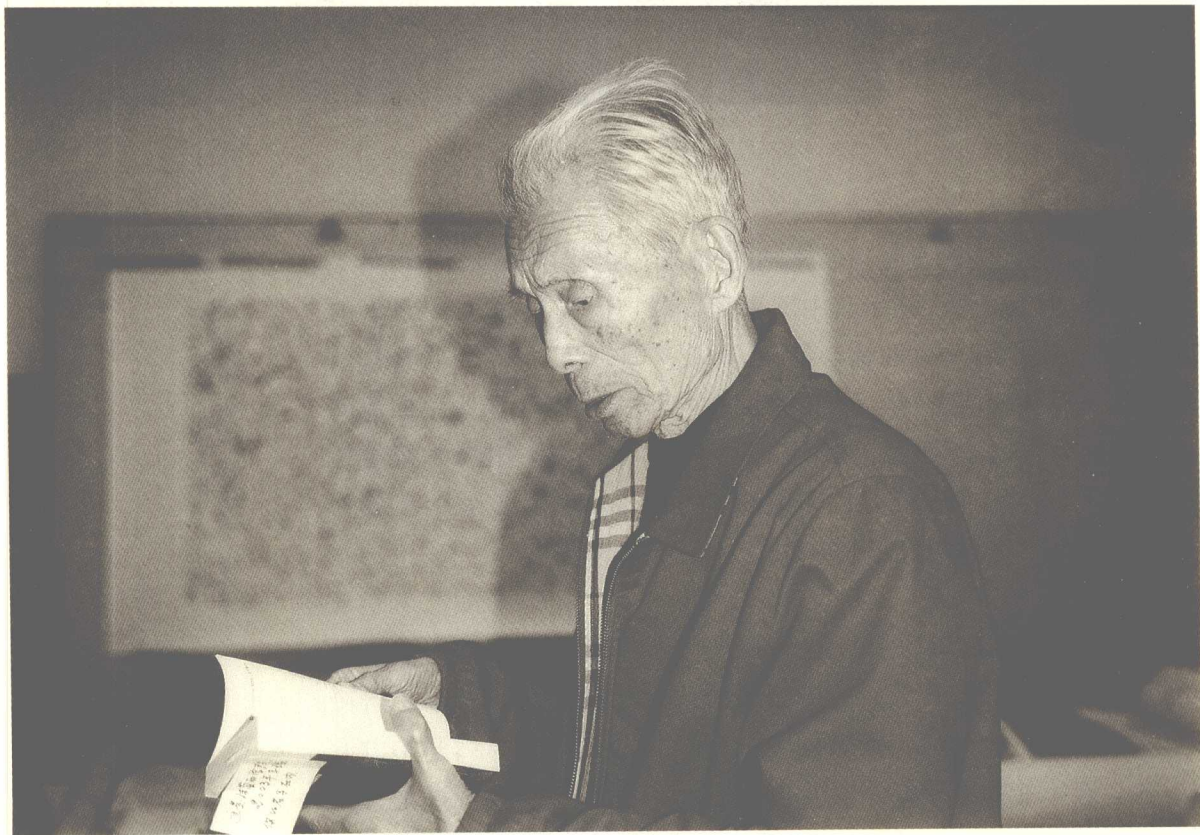
吴冠中、郭庆祥和作者一起交流
艺术 2004年3月

早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来临之际,郭先生就在中国艺术市场上异军突起,风风火火,开始其中国书画收藏的步步壮举。他以过人的胆识,拿下傅抱石一生的铭心绝品、高头大幅《龙盘虎踞今胜昔》,以及《贵妃醉酒》等精品;以巨大的热情,在1998年将日本唐人馆回流的现代名家力作,如李可染的《漓江》、《井冈山》,黄胄《飞雪迎春》等精品一举揽入囊中。而且正是由于他的一力推动,造成以《万山红遍》为代表的李可染作品的价位飞升。

郭庆祥在艺术市场上的出现,改变了以往国内艺术拍卖会主要由港台买家撑场面,占大头的局面。他的气度和魄力把这一形势扭转过来,那些港台和海外买家第一次遇上了真正的国内对手,开始力不从心,自己不能如愿获得分量级的精品。这一点上,郭先生无疑是这些

国内新锐买家代表。他在拍卖场上叱咤风云的气概,包括以泰山不倒之势标得八大山人存世精品《孤禽图》等故事,早已成为艺术圈内人士耳熟能详的收藏佳话。

但郭先生并不满足于此,他的智慧和魄力更进一步表现在对吴冠中作品艺术价值的过人认识上。应该并不过分地说,他是国内第一个认识吴冠中作品的巨大艺术价值并化大力进行收藏的人士。在他看来,只有吴冠中的艺术才能代表今天中国艺术的真正份量,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极好写照。



吴冠中在翻看老友朱德群从巴黎寄来的艺术年鉴 2003年11月 作者摄

早在1997年前后,因为对吴老艺术的热爱,郭先生就开始大肆寻觅吴先生的油画和水墨作品,典型的如《香山春雪》、《竹林茅舍》等作品就是在那个时期从海外回流的艺术市场上花费各种周折罗致的。新世纪开始,郭先生更是倾尽全力,开始精心尽意、一门心思地收藏吴老的作品,并发宏愿,愿意积极弘扬吴冠中艺术的丰富精髓,有举办吴先生的世界巡回展及建造吴冠中美术馆的计划和设想。这些行动和举措,最后终于感动了吴老,答应给郭先生指点迷津,让他去海内外,特别是东南亚一带寻找吴老当年星散的佳作杰构。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将近四年郭先生在香港、新加坡、印尼等地的辛苦奔波,如今终如所愿,收获丰满。所以,今天的他既满怀喜悦又有些许不安,因为他是要向吴老汇报成绩来了。

3

按照约定,我与郭先生于下午两点准时来到城南方庄附近吴冠中先生的画室。虽然吴先生的画作文章,名满天下,世所共仰,但我毕竟是第一次与他见面,心里自然充满好奇和忐忑不安。在各种场合,所谓“大师级”的画家艺人见得也不算少数,但给我总有架子和生分的嫌疑,反正不是那么透明。虽然,在少数几次的画展场合,见过几面吴先生简洁朴素的音容笑貌,在数量繁多的书报杂志上,又看到过无数吴先生表情严肃的照片。甚至,在别人家的口耳相传中,我又听到有关老人脾气不好惹的种种说法。但不知道在今天的私下场合,我所见到的会是什么样的吴先生?在抬腿迈向这位众说纷纭的大师画室的楼梯时,我一边走着一边暗自嘀咕。

按响门铃之后,出来开门的是吴先生的长子吴可雨及其媳妇。84岁高龄的吴先生则早已站在画室中间,迎接我们。

是了,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吴冠中先生,一个矮小瘦削的老人,身穿紫红色夹克,脚上是一双极其普通的白色球鞋。他看上去非常普通,仿佛就是你隔壁退休的邻家老头。虽然脸上的皱纹显示饱经沧桑,但神情宁定安详,没有任何虚饰。

只有两三句寒暄之后,郭先生向吴老介绍我说,这是上海来的艺术研究者,毕业于复旦大学文博系,对吴老的作品和文章特别敬仰喜欢云云。吴老喏喏点头,伸出手来,我赶忙迎上去握住。初次见面,为了拉近距离,我说我和他上海的老同学郑为先生很熟,经常向他请教美术史方面的知识,他可以说是我的半个老师。

吴老既诚恳又认真地看着我,说郑先生确实是他最要好的几个老朋友之一,并表示对这位同学的道德文章相当钦佩。语气平缓中甚至带有几分谦恭。说这些话的时候,吴老坐在靠窗的沙发上,我则坐在他的斜对面,郭先生在另一边上正与吴可雨轻声讨论一些有关展览的技术性细节。我们两人短暂无语,我心里微微感觉有点紧张,毕竟现在面对的是一位景慕已久的艺术大师,而且又是初次见面。

老人平静地看着我,似乎一半是休息,一半是习惯,用他那双看过无数山川美景的慈祥而不失锐利的眼睛。我暗暗着急,不知说什么话好。幸好这样的尴尬可能只持续了不到一分钟,可雨的夫人过来倒水插话。她热心恳切地说,上海好啊,上海在对知识分子的关心和待遇方面要比北京做得好得多了。真诚的眼神里分明是为她的公公抱怨。话题自然又回到吴老当年遭受的种种排挤和磨难。老人对自己长期以来经历的被人误解和不公正始终耿耿于怀。我也开始放松心情,畅所欲言。说到老人对这种不被人们的理解,特别是他数十载苦心追